

翻身跌入绮梦苑

■王明见

每当听到有人谈论“魏集白鹭园”，心湖便如石子落下久久不能平静，总有一股和着酒味儿的诗情在心里氤氲升腾，总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

在文学道路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感觉码字爬格子敲键盘很累，内心犹如一座充满雾霾的城市，灰蒙蒙的天空给原本豁达的心情拉上了一道厚厚的黑布，我假如不愿在这黑色的帘幕里沉睡，就只有捧起李白杜甫白居易……一方面试着走近直至走进他们的心灵空间，触摸他们的胸怀叩问他们的灵魂，更多的是想在蓝天碧水间放飞自己的心灵，枕着乡野诗情入眠，扯着春风秋雨入梦！希望在自己编织的梦里找到文学的真与纯！

梦中，魏集白鹭园是一个童话世界，一只只优雅的白鹭在阳光下、云峰里、汾河岸、故道边、碧水里、玉兰树枝头、鹅耳枥怀中、鬼柳树上……闪烁着舞姿，飘逸着惊异，歌咏着幸福，哺育着未来，书写着赞叹……

这些属于大自然的精灵每一次飘飞、每一声呢喃都像来自我们心灵深处的精光，在我们记忆最美好的地方闪耀，精光照耀在谁的身上，便会用它动人心魄的力量在谁

的脚下挖一个坑，掉下去便是万丈深渊……对了，那是来自原始记忆的幸福满足，历经沧桑后得偿夙愿的万丈深渊，是醉人的美丽的奇瑰的梦幻般的万丈深渊！

我给她起了个名儿，叫绮梦苑！

我翻身跌入了自己的绮梦苑！

我迷蒙而又急切的眼神，在绮梦苑的道路上搜索着、忙碌着、巡视着、寻觅着：

那是《毛诗·周颂》中“振鹭于飞，于彼西雍”的一飞冲天，那是《采莲曲》中“棹动芙蓉落，船移白鹭飞”的舞姿翩翩；那是《渔歌子》里“西塞山前白鹭飞”的诗情画意；那是杜甫《绝句》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清幽高远；那是“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的田园风光；那是“白鹭忽飞来，点破秧针绿”的生机盎然……

那位醉吟风月笑傲王侯的太白先生呢？还在感叹“人生在世不称意”吗？你可知道你惊天地泣鬼神的绮丽想象和大胆夸张还在我们每一个写作者的血液里汨汨流淌吗？

还有胸襟旷达的东坡居士，可知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对月长叹至今还在鼓动我们追寻“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的浪漫情怀吗？还有王维、杜甫、岑参、陆游……

来吧，让我以魏集白鹭为酒，以

汾河彩云为肴，以陈楚文化为媒邀请你们都到我的绮梦苑来吧。这里可以聊天叙话，可以弹琴唱歌，可以品茗论茶，可以临风赏月，可以极目天涯……

来了！李白杜甫们和我们把酒论道，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寻找着陈楚风情，寻找着乡野故事，寻找着家乡情怀，寻找着心灵春天，寻找着文学的真谛……

在李白杜甫们的启发下我明白了：诗人的骨头可以撞响陈楚故地的身躯，诗人的羽毛可以在陈楚大地飞翔，诗人的浩然正气可以游走于陈楚山水的每一个角落充塞于天地间，诗人的血脉也可以绵延于碧水蓝天之间挺起高傲的脊梁！

我深信，只要我们心中有阳光，太阳就会出来，彩霞定会辉映长天！只要我们的内心有一轮灼热的太阳，总有晴朗的花朵绽放在我们的绮梦苑！只要我们放下心中的杂念，我们就能背上行囊飞向一个明媚的地方……

夜里，我扯着魏集白鹭入梦，去了一趟绮梦苑。

梦醒，我决心在今天放下沉重的包袱，轻松地走向明天。我要拂开阴暗，背起阳光上路；我会丢掉愁苦，把快乐装满；把冬天忘记在风里，抱回家绚丽烂漫的春天！

从 502 窗口看出去

■焦辉

502 是位于北京窦店镇振兴花园小区五楼的一个两室一厅，公司租的宿舍。同事伍琦住南室，我住北室。我喜欢站在 502 窗口往外看。

小区矮墙外有个烟囱，蓝砖砌成的，有钢筋焊的梯子。我不知道它属于什么厂子的遗痕，也不想细究。很多事情，在时光里翻翻转转，慢慢消散，却又不能了无痕迹，留一些诸如旧烟囱般的存在。初夏午后，杨絮飞舞恰似一场雪事，一只黑鸟落在烟囱顶端的避雷针上。黑鸟油亮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眨眼，黑鸟又飞走了，消失在目光所不能及的远方。

很多树，白天无精打采，晨昏或夜间亢奋无比。我曾夜间站在窗前观察它们。它们窃窃私语，用叶子传递一些密码。这些密码我懒得破译，像我懒得在微信上闲聊，像我懒得向 993 公交车上红裙子女人索要微信。树的根须深扎进泥土，伸展，无限伸展，像我工作中的努力再努力，其实都是抓紧大地，坚固自身，从从容容地活下去。于我还有另外的深意，就是与漂泊感强烈对峙。

人到中年开始北漂，在豫东平原家乡小县城里那些所谓的荣耀或虚荣、骄傲和狂妄，从进入北京那一刻起，就消失了，感觉自己渺小到可有可无，渺小到没有存在感。从思维到观念到行为，固定了几十年的一切习惯都要改变。生命从舒适区进入痛苦区，每成长一点都伴随着打散、重建的失落和痛苦。自塑的过程是不愉快的，而人生要想活得出彩，就必须不断地自我塑造。

最近，我看见一对鸟儿恋爱了。它们通体黄色，翅膀尖和尾巴夹杂些灰褐色的羽毛，脑袋上也有几块灰褐色。它们把家建造在一棵榆树上，每天清晨，能听见它们快乐的歌声。从 502 窗口再看出去，总能看见它们依偎着站在枝头或者在叶间翻飞嬉戏，带给我很多的喜悦和美好。

妈妈的笑容

■刘祥华

其实，我小的时候，农村的天也是蓝的，水也是清的，家庭也是和睦的，可总也看不到妈妈脸上的笑容。

为啥？穷。

我家十二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兄弟姐妹八个。记事时，家里只有三间土坯草房，还用高梁秆夹出来一间磨坊，我和爷爷奶奶就住在这磨坊里。另外两间挤满了剩下的九口人，床不够用就用茅草和麦秸打地铺。院子的东南角有一间厨房，小门很低，大人进出得勾头弯腰。厨房里堆满了柴草，烟熏火燎的墙壁，黢黑黢黑。一天三顿主食就是红薯、蒸红薯、煮红薯、红薯面窝窝、红薯面面条、红薯稀饭……有饭没菜，如果说有的话，就是在窝窝头上抹点酱豆，抑或在盐疙瘩上滴点香油，用窝窝头蘸着吃。

那时候，爸爸在县城工作，奶奶有病不能下地，大大小小十几口，只有爷爷和妈妈操劳。妈妈经常满头大汗从庄稼地里跑回家做饭，却连坐下来吃饭的空儿都没有。现在想来，如果说妈妈像个汉子，还应该是一个铁打的汉子，不敢歇息，更不能倒下，哪儿还有笑的欲望？

改革春风吹过五年，十九岁的

我搭上高考的列车上了军校，走的时候，亲朋好友都来向妈妈道喜，妈妈脸上的皱纹像菊花一样开放。那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妈的笑容，温暖、甜美。

那年春节放假回家，兄弟姐妹和儿时的伙伴围着我，问军校的生活，问大城市里的趣事，妈妈远远地看着我，不说话，只是微微地笑。夜深了，人群散去，妈妈拉个小板凳让我坐在她身边。暖暖的灯光下，妈妈笑咪咪地望着我，给我讲起了从前的故事。

从妈妈讲的故事里，我听到了两个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老词”。第一个词是“雇农”，雇农排在贫农后边，更穷更潦倒。如果按成分划分我们家算是雇农，因为爷爷全靠给别人家扛工为生，自己无房无田，可谓上无遮雨之瓦，下无立锥之地。第二个词是“跑反”，跑反就是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向着鬼子来的反方向跑，以免遭到鬼子的杀害。究竟跑到哪儿，谁也不知道。天当房，地作床，风餐露宿，四处流浪。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别说粮食，就是草根树皮都被饥饿的人群刨完扒净。

坐了一天的车，我有点困顿，妈妈给我铺好床，我说我要和妈妈一起睡，妈妈笑着说，多大的孩子啦还

黏着娘啊！话是这么说，可她并没有离开，顺势坐在了床沿上。我一头拱到妈妈怀里，妈妈的一只胳膊搂住我，一只手在我背上轻轻地抚来抚去。

那一夜，妈妈脸上的笑容很甜很甜，我睡得很香很香。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家也和千家万户一样，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我们兄弟姐妹都成了家、立了业，每个家庭都殷实和顺。大哥的两个孩子生活在深圳，二哥和六弟在县城买了楼房和汽车。我和妻子在市里工作，儿子研究生毕业也在南方一个科技公司当上了 IT 工程师……每逢大年初一，各家都带着孙男娣女来给妈妈拜年，年近九十的妈妈挨个儿拉着孙子孙女还有重孙子重孙女的手，摸摸又拍拍，脸上一直挂着笑。